



我的爷爷是个摆渡人

□ 林金石

爷爷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摆渡人。

爷爷当摆渡人已经有些年头了。以前,村里没有摆渡人。一条大河从村子旁边穿过,且河上又没有桥,每一个想要过河的人,需要横跨三四十米宽的河面。对于要到河对面上学的孩子们,可就更难了。

原来,河上只有一个小小的竹筏。如果谁要渡河,就得自行划着那个竹筏过去。秋冬时节,河水退却,河中有许多浅滩,即使不需要竹筏也可以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但是,如果是春夏时节,雨水多,河水上涨,清浅的地方就变得又浊又深了,只能依靠竹筏渡过去。耽误时间不说,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危险。你想,小小的竹筏,能载多少人?且村里有几十个不同年级的孩子,竹筏每次只能载两三人,待大家都渡过去,需要一个多小时,很是不便。

村里人也曾商讨过,安排一个人专门划竹筏,做摆渡人。但是,谁家能有人这么闲?谁不忙着自家的农活?所以,这事一搁再搁,始终没人答应。

有一年夏天,雨连续下了好几天,那条大河的水一下就涨了好几米,河面也变宽了好几米。这天早晨,刚刚下过雨,天黑路滑,邻居张叔的儿子在上竹筏时不小心掉进河里被水冲走了。这件事给村里人造成了很大的阴影。爷爷想到这样的情形,很是心痛,他捶胸顿足地自言自语道:“如果——如果这河要是有个摆渡人,小张他儿——就不会——”说着说着,他竟哭了起来。

这天,爷爷召集我们一家人过来商量:“你们看,咱村出了这事,多么令人痛心!摆渡人早晚得有一个,不然往后的情况更是不堪设想。”我们都点头,认同爷爷的看法。但随后爷爷却说:“这个摆渡人,就由我来当吧!”听到这儿,我们先是一惊,随后都沉默了。

“不行,你都一大把年纪了,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?”父亲说。可爷爷把手一摆,不假思索地说:“你们甭劝我了,我已经下定决心了!”我们还想说些什么,爷爷已经转身进了里屋。

第二天,爷爷寻来一件救生衣穿上就出发去“上岗”了。

从此,我们村的大河上赫然多了一个摆渡人——我的爷爷!

每天早晨,天蒙蒙亮,爷爷就披挂整齐来到那条大河上等待渡河的人。来得最早的就是村里上学的孩子们。爷爷看见他们来了,乐呵呵地向他们招手,然后把他们小心翼翼地拉上竹筏,帮他们把书包放好。“坐稳喽,启程!”响亮的吆喝声响起,竹筏缓缓启动,稳稳当当地向着对岸驶去。爷爷渡完这一拨接着就渡另一拨,一拨一拨地将孩子们安全无误地渡到对岸。

起先,爷爷摆渡的是村里的孩子们,后来,无论大人小孩,只要每一个需要到对岸去的人,他都摆渡。爷爷渡孩子们的时候,还会准备一些零食或者早餐,分给那些来不及吃早餐的孩子们。

从此,村里有了爷爷这个摆渡人,让人们出行效率高了许多。大家也都赞爷爷就是咱们村的男版“妈祖”,爷爷捋着胡子笑得前仰后合。确实如此,自从爷爷当上了摆渡人之后,村里人每天过河都平平安安的。

时光如织,转眼间爷爷做摆渡人已有些年头了。我记得爷爷刚当摆渡人的时候,腰杆是笔直的,可如今已经弯曲得像是一个车轮子。村里人都竖起大拇指说,爷爷才是专业的摆渡人!

迟到的和解

□ 徐晓霞

前些年,每每看到母亲节朋友圈晒出的满屏母爱,我的内心总会涌上不可言说的悲凉,心里很想对母亲说一句,想说爱您不容易。

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,母亲被调往离家几十里外的镇医院工作。父母将我寄养在乡下的姥姥家,一两个月回来看望我一次,直到我即将小学毕业,父母才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,我们一家四口才生活在一起。当时,我的个头已经与母亲平齐,生活轨迹突然改变,令我极不适应。母亲很努力地操持家务:洗衣、做饭、接送我和妹妹上下学。特别是父亲去世后,她一人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我虽然会帮衬着她做一些家务,但是很难与母亲亲近——什么心里话也不愿与她讲,我感觉彼此间一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。

后来我结婚生子,自己也有了孩子。我用尽全部的爱去呵护他,但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表现出对我的不理解和不接纳,这让我伤透了脑筋。不得已,我接触了心理学,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母亲,也深刻明白,想要改善我与孩子的亲密关系,必须先与母亲进行心理和解。

我努力尝试去理解母亲,但我渐渐发现,为了儿子,我可以改变,对于母亲,却很难做到真正的接纳和理解。无论母亲怎样努力,我始终对她怀有怨言,经常拿我粗浅了解到的心理学知识让母亲对号入座,怨她缺席了我童年的成长,造成我缺失了感受幸福的能力,更嫌弃她的关心永远不在我的期望中。

随着学习的深入,我对母亲渐渐有了一些理解,明白当年的她既要工作又要顾家的难处。虽然造成了我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失,却也是她当年能做的最好选择,她为家庭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,供我上学,我才有幸能成为今天的自己。

但是,我与母亲真正的心理和解却一直在路上,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。我与母亲讲话仍然做不到心平气和、轻声细语,遇到情绪不稳时,还会恶语相加。

一年前母亲突发心梗去世,这是我未曾料到的。在我心里,母亲还很年轻,我们的和解可以慢慢等待。可是那日,当我急急忙忙赶到母亲身旁时,她已停止了呼吸。那一刻,我的心像被一把巨大的剪刀撕扯着,我“扑通”跪在那张还带有母亲余温的病床前,紧紧搂着母亲的脖子,哭喊道:“妈,您等等我,我还有很多话要跟您说。”我趴在母亲耳边,一口气把积攒多年,想说又没说出的话都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了。我希望她能听得到,希望她不要带着失望离开。

我的内心遭受着内疚和遗憾的折磨,感觉世界从此变成了灰蒙蒙一片,再无色彩;身体也像泄了气的皮球,无力做任何事。

办理完后事,我和妹妹整理母亲的遗物、书稿,发现母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孩子的爱。我彻夜翻看母亲的手机,想把母亲所有的“宝藏”挖掘出来。母亲手机相册里保存的全是我和妹妹在朋友圈发过的照片,我俩的,还有我们的爱人和孩子们的,有一些还转发给她的好友、同学。查看母亲的微信聊天记录、影像资料,我对母亲有了重新的认识。我看到了一个自己未曾了解的母亲,她的大度、豁达、善良,因我的任性一直被忽略。

母亲有攒现金的习惯,在她卧室的床头柜里我发现了两捆现金。一捆写着:蛋蛋(我儿子)学费;一捆写着:毛虎(妹妹的孩子)生日红包。她的柜子里,还放着准备给我和妹妹两家人的被褥,薄的,厚的,我们的,孩子们的,一应俱全。母亲对我们的爱藏在日常的点滴中。

母亲的突然离去令我明白,原来我如此需要母亲,我是如此爱她。我想大声对母亲说:“妈妈,我爱您,如有来世,我一定做您最乖巧的女儿。”

虽然这样的和解来得太迟,但母亲深藏的爱却像婴儿喝的乳汁一样甘甜醇厚,源源不断地滋养着我,成为我勇敢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的坚强后盾。

太奶奶和茶树

□ 元光美

谷雨,恰逢花开,我回了趟娘家,眼见屋后遍地都是小笋,准备去拔些带回城。我路过橱窗时,被窗外的几株茶树所吸引,那几株茶树枝叶茂盛得有些拥挤,树底下还生长着许多大小不一的茶苗,看上去从未管理修剪过,却不显得杂乱,自然生长得错落有致,绿油油的茶树顶上抽满了鲜嫩的芽叶,一个个探出头来在春风的吹拂下微微颤动,像极了嗷嗷待哺的小鸟,使劲地摇晃着脑袋,嘴巴往上翘,等待大自然的投喂……

这几株茶树是我小学时插栽的,听上去感觉很随意,实际费了不少心思。我的太奶奶那时候已年过八旬。太奶奶是勤劳的人,生命的后期虽有眼疾,可腿脚还算麻利,爷爷从山上砍下木柴,太奶奶就动手给整理收拾了;奶奶上山采回茶来,太奶奶会将茶洗净后拿去锅里焖煮,加工后均匀地撒在盘里,之后放到太阳底下晾晒,晒得足够干后装进密封罐子里。太奶奶一般在夏天才给我们泡茶喝,她说夏天喝茶清凉解毒。早饭前,她就用插杯子(一种陶器)泡茶,除了茶叶还会添些金银花、金橘皮等,浓淡适中还带着一丝甜味,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每日傍晚放学后,书包还未放下就要拿大茶杯抱着倒茶喝,那味道确实好。

一日,我好奇地问爷爷:“太奶奶为什么只有天气热的时候才给我们泡茶喝啊?冬天都没有什么好喝的茶,冬天就不清凉解毒了吗?”爷爷笑眯眯地看着我说:“你太奶奶年纪大了,做的茶叶每天都给你泡,到冬天就用光啦。”“原来是这样啊,那我们为什么不多采些茶叶呢?”年幼的我嘴里嘟囔着,心里打了个主意。

那时正值初春,万物生长,我见着哥哥弟弟们从同学家带了几根桑树枝回来,说是插着就能活。我便闹着要去弄几根茶树枝来插植,大人们见我心血来潮,也就没有阻拦。结果我失败了,插植的茶枝没过两天就蔫了。就因这事我还被哥哥弟弟们嘲笑了一阵子。太奶奶见了,便嘱咐爷爷领我去挖几株茶树苗来种在屋后,茶树苗是大茶树上掉下的种子发育而成的,它有根须,会吸取养分,插植在泥土里就容易存活。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,当时的小茶苗已然成年,长成了眼前的这一簇簇枝叶,还带着小茶苗。看着茶树,不免感伤,要是太奶奶看到该多好。

眼前的茶树着实让人欢喜,我便改弦易辙采摘起茶叶来。我的奶奶是受过太奶奶亲自教导的有经验的采茶人,还记得她交代过我,采茶要轻采轻放,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鲜嫩的芽叶,手再向上提采,不能用指甲掐采,要一采一放,避免芽叶挤压损伤。我学着当年奶奶的采茶方式将茶叶采摘回家,到家后我又学着记忆中太奶奶的动作,小心翼翼地将茶叶均匀地撒落在盘里。

太奶奶是2014年离开我们的,享年99岁。太奶奶在世时,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八十岁生日宴,当时提前一天就开始办酒,晚上还给她安排了露天电影、邀请了戏班表演,到现在我还记得太奶奶那灿烂如霞的笑容……

如今,太奶奶不在了,可茶树还在,茶苗还在生长,茶种还在播撒,就像她的爱,一直未曾离开……